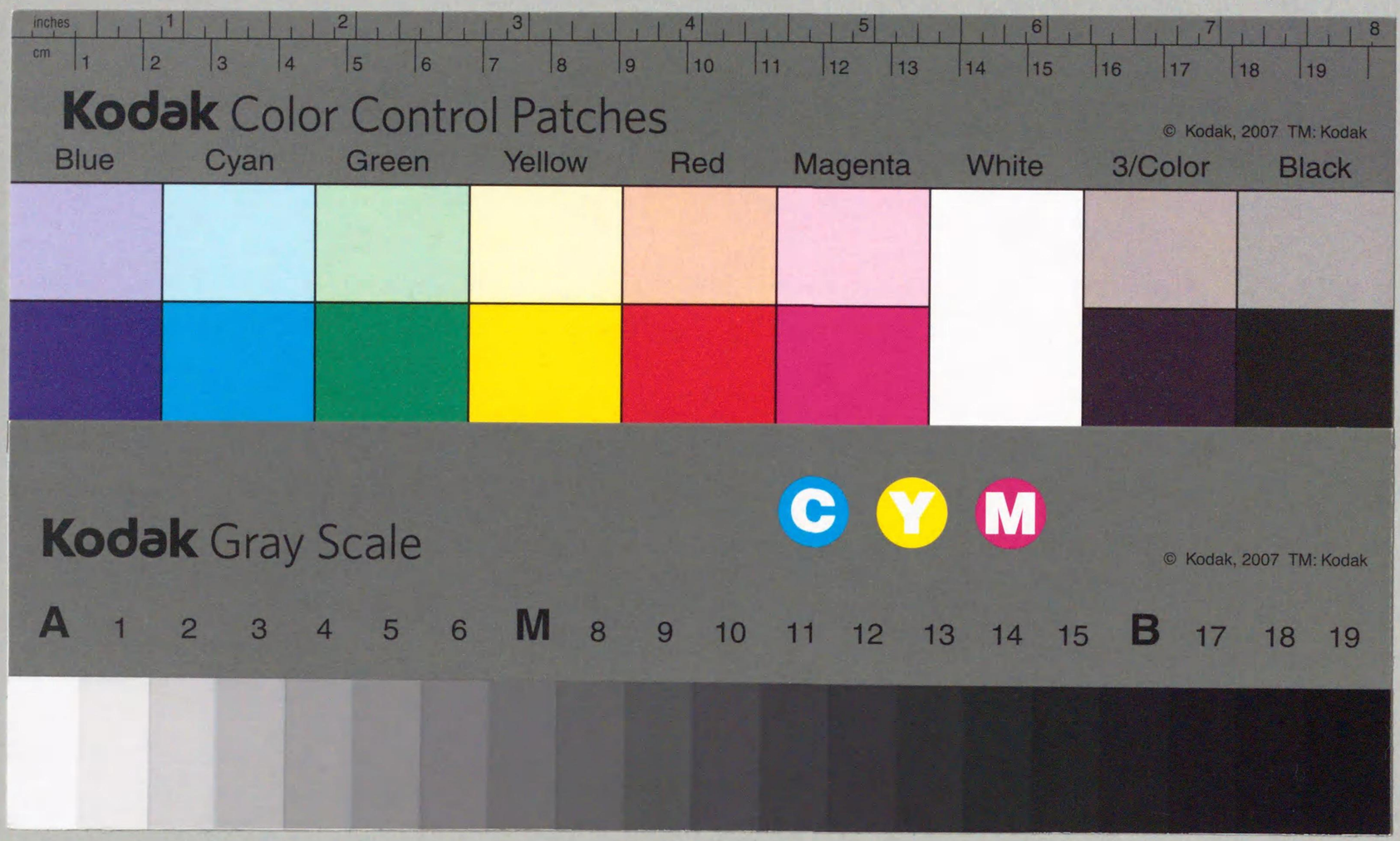

W489
34
92W53232

W489
34

和田藏書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

蘇洵明允著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天下之所尚、周之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4.10.-9

92W53232

山陽云、以上虚冒引起、

又云、何則二字管到後段不可救止者乘之矣句、

世益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泓峰云惠威並論而神理已盡止重在威)惠襄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襄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大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過而陽不至於亢苟不

鹿門云、周秦二証極快、

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幾內及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遯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山陽云、以上強弱對舉兩兩相形、無甚輕重、以下方歸重於一邊、其實以上、乃以下之序引耳、是與封建論異處也、

確士云、竟全說宋弱失立言之體而文勢亦平平偏從強勢說到弱政見轉弱為強只在一振作間也、

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撓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當數而

山陽云、說周秦處體方未見波瀾、至說本

朝處、乃洶湧層出、山陽云、可強之勢、此可字、生後面許多議論、

又云、峯勢一篇分爲兩截、以上論勢、以下論戰勢之術、

又云、看佗變化章法、不與周秦一樣處、

鹿門云、八營方題人加於無功也、惟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馬、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兵騎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歷數出弱宋之弊所以威凌歐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弱政敗彊勢、今夫一事之興必有以得衆心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勢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製萬家封即墨大夫名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

蘇家本色、擘空議論、山陽云、然雖然借如況今、數個虛字、斡旋全身、有許大力量、

又云、忽插入齊事、然後及本朝事、出人意表、

鹿門云、疾風驟雨、山陽云、是老蘇每每拈出、爲談柄者、

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猶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

又云、三蘇學皆本申韓、往往有此論、然亦宋時救弊之策、莫過於此也、後來東坡在志林中、論秦始皇扶蘇始說刑法之不及平恕乃為正論、

鹿門云、總收應冒頭、

山陽云、不脫秦字、文有收拾、

又云、此段因或者之問、遂收全篇大以封建論、

確士云、論湯武寬嚴處、恐亦未然、

又云、一難二解、作餘波、

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執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

不然紂之惡固無以異湯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

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意
（寬兆民允懷）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
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
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未雖）公長者其佐狐趙
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
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通人之言）故用刑不必霸
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
之勢何為不可用刑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
天下之勢而欲（結應）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
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

（書又云代嘗以）

山陽云歸宿勢字

鹿門云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

確士云桓公任刑文公長者此皆曲說不可為典要也

父子往往注議於此以矯當世看他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

山陽云二策是老蘇畢生心血所注其文亦覃思研精而成非淺人所能窺

又云大抵本於賈生治安第一策而開以封建論局法

又云審勢似封建論奇峭不及焉審敵似治安策第一章而雄變始逼之

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
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
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
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
尚威乃一篇之主此為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
從古治天下者悉以尚威用刑為上理也周公曰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
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
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晚村云、設難以發之、又云、大綱分明、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外。寧。必。有。內。憂。句。見。外。懼。寧。是。內。憂。上。)今者夷狄憂在內(內。憂。句。)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未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變夷姑(慮患)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遺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元昊)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貪日益增迫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大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盡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壞然卒不能越)其彊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彊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

山陽云、三蘇立論、皆於破題着力、籠罩全篇大意、而獨此一篇、虛冒引起、蓋大篇之體宜然也

晚村云、以下論敵之情勢

山陽云、以上論北胡非外憂其志非小、
晩村云、曲折、
山陽云、每一改端、皆以何也二字反振

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予絶坦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坐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於地猜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虵弗摧為虵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忝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精神所注踴躍震動筆力雄變賈生而下無敵手、

確士云、從志不在小、又折出志不欲戰、深匿之情、邀賂之詐、曲曲傳出、

晩村云、曲折

又云又轉以盡其狡猾之情

又云、此以其動察之

又云此以其靜察之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曲審盡中）鴈鳥將擊必匿其形（送石昌言文已見）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儲云敵情至此方曲）以奪我此其忘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寬証）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

又云以下論我所以禦敵之情勢

鹿門云、以下援証其激發宋朝事體

山陽云、泛論漢時勢過詳、如不甚関係當世、然石晉賂契丹、其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決戰）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先提後詳）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後遂不可復其勢猶漢封同姓出不得已故借古以形今也

晚村云老泉自擬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故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賙賙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呼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錯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用亦不能用則難免施置之患）言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知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駭駭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溺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

鹿門云就客情發去情

晚村云曲盡從來謀國者情狀

山陽云激昂頓挫議論風生是等處何減賈生哉

山陽云直就鼂錯爲結其實明自己勿賂之策非愚計絶奇

晩村云以下指出聲形實三字作通盤打算

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

山陽云以犬喻契丹以弊舩喻宋以叫呼跳踉以氣先者喻來與契丹之戰三喻愈出愈妙妙皆在百忙中忽插入之故章法變動

遽絶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邊近我將以某日閱某所（簡切中得來）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下俱中明其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者出於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山陽云上段結以是龍錯所以為愚也末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帥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

段結以嗚呼是七國之勢也緊相呼應然此結最出人意外有高峯墜石勢

鹿門云揣料匈奴胥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熟覩而經筭者安能道此

又云蘇氏父子之論兵情大略本此

曉村云只是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篇中亦以此分段落而曲盡其情勢

山陽云審勢篇篇法整然至審敵則神出鬼沒不可端倪余用刀斷亂絲法截為四大段中三段

王幼弱未壯引賈誼語見賈於秦時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左握其事數年之後大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鳴呼是七國之勢也

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幷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皆以雖然二字反振、

山陽云、三代以下優禮大臣、未有如趙宋之厚者、而老蘇責其無禮、故沈評疑之、余以爲是、未窺破老蘇立論之意者、老蘇特責其待大臣過厚、不能用刑加其身而已、

任相衡論之一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跪而李廣利破大宛、侵削其軍吏、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羈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

起這老於九原必點頭余說也、

又云蘇意不在接之以禮上、而在重責之上、

鹿門云、借此入當時、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其矣責輕而禮重彼將亦非古人君待臣之意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宋代遇大臣極厚老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意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與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名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

確士云、明仁宗孝宗、呼宰相為先生賜之坐稱為盛事、

山陽云、一篇議論、皆自是出、

又云、是老蘇之所大不滿意處、

山陽云禮責對待終篇使人不能覺是其縱橫之術寧當時及後世讀者讀者不隨其雲霧中可也

鹿門云冷收妙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歸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鎮此猶宋代之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德協恭交贊令人懷古而愧然也

山陽云老蘇史論事用碎句是二子所不及

御將 衡論之一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山陽云殺之二字甚辣

又云以上說才將可御而用之以下說御

先士知能搏能鷙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絏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知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簠簋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才將之術有大小之別

鹿門云先為兩端以發已所見

山陽云藝祖以江南未平不大拜曹翰先賞未是後賞亦未非也余則曰先賞而未盡可也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畏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皆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雞鳥則

山陽云、韓信王齊、不肯出兵救漢及垓下許封楚之說、然後肯來、此時許封而未實與之也、故求使其實與、則亦泰然不動耳、滅項氏定天下、皆韓彭之志哉、

不然、獲一雉一兔、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二雀、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見信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益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又云、以樊灌比鷹甚切

又云、先賞後賞兩意層層寫來、至末歸到先賞上爲結篇法變化、

又云、結勁有力、二子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吝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每每學之

鹿門云、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似痛切矣、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處分、智之一字決非至理、

山陽云貴道德而賤才能、猶可貴門地而賤才能、本邦通習使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

後引高祖為御才大者之証、正喻相生反覆曲暢此、亦縱横家之術也、

養才　衡論之、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嗚嗚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義信廉、此天下才非後所云偏駁者、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握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如

老蘇見之謂之何哉、

又云、百官肅云云、語過重、所以來沈譏、

鹿門云、一翻前案、

山陽云、以上非冒論、乃虚引耳、

確士云、道易假託而不易勉強、老泉看道

太輕、所云者、乃文貌非道也、

山陽云、此段通體抱要處、謂之冒頭可也、

又云、以下承題、亦是講題、

又云、老蘇胸中有一種不平之氣、故不自覺其言之過耳、它日子瞻兼略、亦言此意、

又云、此篇可示人主宰相、不可示人家子弟、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邊鄙)而(四夷)傲(此等人可望其在朝廷而百官備)誕(云耶天下謂亂每起於此)不事繩檢、往往(抽人考)任法律觸刑禁(禁止)、叫號驩(泉)呼(論不免於貶)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學問、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撲撲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貴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秦然(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吳)(有)(走)(明)(金)(牛)(李)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名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用)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又云、上面無數波折、直到此極言其弊、

又云、本朝有大江廣元

又云、以上引證、

又云、蘇家讀古經、每

每有別眼、拈來為證、精神倍常、世間迂儒夢想所不及、

山陽云此段如昌黎上宰相第三書若又舉吐握則陳商不耐矣

又云以下掉尾又云有此一段、終是周匝矣、

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貴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為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捐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伸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踶之馬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法急而求之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

鋒鋩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為詩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

山陽云此段似史記盧綰傳
又云文一氣呵成着段落乃失之矣、

又云自嬉戲談棗栗、敘到建大旆從騎數百乃有姿色

鹿門云有生色
山陽云富貴不足恃、百忙中插此句不獨自占地步語有波折
鹿門云老泉生平意氣如此、
山陽云得彭任詩為議論根本又加色態
又云通篇不着議論至此曰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此一句是議論已而忽引史記一事、
又曰今之匈奴云云此句是議論結尾、
又云引孟子一句此絶是送石昌言正面文字也簡勁奇拔千古無兩、

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安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吻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恒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匈奴還見婁敬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圍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示之弱深於兵法

學文者當悟此訣
確士云宋興百年族法未立有之自蘇氏族譜始

晚村云接入議論先倡歎而後出之

晚村云纏綿悽惻言短而意無窮

遷齊云無人如此發明

晚村云纏綿悽惻言短而意無窮

鹿門云文有生色直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山陽云宋人送序當推此篇爲第一

雖昌黎恐無此奇傑處蓋善學史遷者也

晚村云敘譜例用公穀法文極簡嚴

山陽云親盡云云已伏下段意氣脉相貫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眷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昌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孰其氏享年幾其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得以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

山陽云複一語爲結非此則系之以詩句不可着

確士云詩亦眞至而用韵似雜眞庚侵從來不相通也

遷齊云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草看過

鹿門云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大略從公穀來晚村云序族譜勸親睦皆人意所到此反推原必至于塗人之勢而令爲塗人者孝弟之心油然自生乃是立言之妙

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鹿門云通篇是此意

南侯云張詠時爲諫議大夫衆共推之又云此與前寰驚句應

山陽云莊重文字不可着議論則以某日政端是常法也

張益州畫像記

（傳儂智高欲寇蜀）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相傳）言有寇至遽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女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不治之）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而無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鹿門云發揮前意、

又云譬模寫入神、

商侯云元年之秋傳言蓋至人心惶惶如器之欹側若將隕于地下以喻將亂未亂之意、

確士云苦心迴轉表揚張公亦以周旋故主、

山陽云借張益州口中論從前官吏待蜀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地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

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

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

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碁斧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

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

人之非文爲之而作者耳、

又云繪拍着畫像、

商侯云此處用一狀字引起像字形容人之至情彌切、

鹿門云此一幹十分精神

山陽云稱道益州處一言萬鈞、

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

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

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

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

不釋焉今夫平居閒二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

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

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

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

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

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山陽云老蘇自言其文呼原有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語益平生讀風雅至熟故如此詩雖韓柳擬古不能過焉宋諸家皆不及也

又云旗纛舒舒條桑滌場草木伐鼓闐闐禾麻倉庾等瑣碎悉備皆序文中所未叙及是序詩相讓法也

而結尾只一句公像在堂究不脫畫像記是老蘇文之有典有則者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舂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圃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荊川云此文二段二項叙事二項議論山陽云極莊重文字蓋學韓之平淮西碑而變其面貝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茂不靡

木假山記

西仲云至於成材究不能自全其生對殤夭言則為幸也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

西仲云成材既不爲梁棟之用又不能保其生所以爲不幸又云風拔水漂中惟成假山者既見用於人且得自全所以爲最幸

鹿門云而荒江云云此一轉更妙又云此等轉折極有精神

山陽云無他曲折唯是重襲上文而似有無數曲折所謂天下至文也

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新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數字據下文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新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多數字與前數字照多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豈然決無阿附意乎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埋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爲累碁勢轉丸手良然

西仲云感者感自己敬者敬假山所謂理不偶然者此也

山陽云宛然三蘇真像也

鹿門云即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態度凡六轉入山未又一轉有百尺竿頭之意

山陽云、范曄自贊其文、清雄奔放、似過秦論、范文縈而滯、此四字下不得、千載下唯眉山父子文、可承當此四字、此四字唯水可以喻之、宜乎明允之有取於水也

晚村云、喻士君子間曠之時、

仲兄字文甫説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轂其亂如霧。紛鬱擾。百里若一。消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發。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王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爲

山陽云、以上他人亦可言、以下非明允不能言、有此一段乃可誦、

晚村云、妙理使人咀味無極、老泉文中得此意極少、

晚村云、喻士君子通達際遇之時、

迂齋云、學莊子、

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然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無意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道不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又云。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鹿門云。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來。令人目眩。悅村云。風水相遭一段已盡肖物之妙。又進一層推出無意求文而文生焉。其妙乃至不可思議。則前段猶止得其形。而後段乃得其神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一言耳。讀之如有清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鹿門云。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卒歲。亦奇矣。

山陽云。辨姦與此篇並這老文字有經驗者。乃知它文未經驗者施之實用。舉皆如此。然如築北虜之必來。它日亦自有驗。不啻耆龜。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終

點註 蘇 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眷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

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山陽云儒者之說往往如此說來使人欲笑

又云以上論學校以下論貢舉長短不齊以所論事有多少也

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

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
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
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
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
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
有以質之近世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

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有比目爲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
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
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
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且其爲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
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

山陽云、以上歷論法之不使至此總結一筆然後說着手

又云、着實下手處在此、

又云、別欲告者、

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法疏粗識大義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

又云、此豈真能然哉、伏下案

又云、而況一轉妙

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波浮

鹿門云、長公總只是欲於今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不必別變、而論自明確、

議者、雖工必黙、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輒議意釋然矣、即名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下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

山陽云、宋史本傳云、挺挺大節、群臣莫出其右、讀此已見其忠鯁直氣、率先天下、筆挾風霜、此等之謂也、

山陽云臣雖至愚至如勿買十轉筆力曲折無不如意夫子自道信哉
又云大孝百姓指兩古言為上下過渡處信手得來不費搜索

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户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斂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厳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

又云諫買燈止於此以可不慎畏起下以下皆因警發新法之害語意隱躍而總不脫買燈題目苦心妙手

又云而又二字後段惟當二字皆引歸本題

山陽云一論既畢因以故事相類者敘不可不言之意、

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鵹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盂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

又云買燈事小猶須力言況大於買燈者乎意在言外、

又云應動法堯舜、

又云應以身試其小者、

鹿門云長公當時特借買燈一事以探神宗之心已而亦深相知特爲荊公好辯耳、

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前爲上萬言書）

動以情折以理既倘直亦婉曲嚴上亦當霽容陸務觀有感於腸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以此爲法

迂齋云、從小處引入、

山陽云、柔行巽入、

又云、句句聲動宮中其所大欲、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官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蓋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下人各

又云前後兩書、過接處

晩村云、此猶戰國策士刺探之術、

確士云、三大綱中、尤以結人心爲主、以安石新法皆拂人心事也、故此條暢言之、

山陽云人主讀至此
誰不毛骨俱悚、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
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
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
貧、（喻。注出。此。句。是。添。力。法。）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
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
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
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照。對。安石。）唯商鞅變法不
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
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
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狥而
秦人莫哀、（結上起下）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
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一句行事
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
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
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
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
於內、（凡。數。月。）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

又云同衆自用者錯綜引證至此雙關收上、

晚村云、一句喚起許多事件、
山陽云今陛下之句結前起下過渡處一頓蘇家慣手、

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

山陽云再過渡轉下仍用前語勢一頓

又云丈氣似孟子

又云似孟子毀明堂對

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論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名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

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之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切中神宗之病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僉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

鹿門云明切而婉、

迂齋云此議論好施之神宗朝尤切、

山陽云絶妙譬喻寫當時情狀如畫非坡翁之筆曷能至此、

又云似賈誼治安策中使管仲愚人則可語、

山陽云以其切中今弊故盡收其言、

又云以其符合今弊故盡叙其事、

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非近者均稅寬恤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諱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貢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

確士云就遣使中分出不便於民四件

確士云此論興水利之害
山陽云論利害處皆數句破的有用之文有力之筆

梗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縈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與修便許申奏替換資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敢重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作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

又云洞達人情至此非尋常文士所企及而文之曲盡其意亦非俗吏所望是這箇所以絶出古今
確士云此論雇役之害

鹿門云、可見僱役之法、宜于江浙、而不宜于他省、

江浙之間、數郡僱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責所在坊場、以充衙前僱直、雖有長役吏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

晩村云、此即兩稅之流弊也、

山陽云、託之後世妙、

確士云、於雇役中、又抽出均役言之、

近者雖使鄉户頗得僱人然至於所僱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僱則僱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一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聲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

山陽云人心怨也、

又云、引孟子作兩段過渡、

不免戍邊此其所以籍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一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户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丌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信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

山陽云又託之後世妙、

鹿門云人主讀至此、豈不動心、

確士云此論青苗之害、

晚村云以常平駁青苗

人情利害如燭照數計介甫之執拗不曉事鳥
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
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
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
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
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
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
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
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
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
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
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

山陽云反振轉下處有利無害人人皆言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
每用臣云云陛下云云
西見者為例實欺朝廷之狀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實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繇賦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

山陽云人心所欲霍光順之也

雇士云此論均輸之害

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个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始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又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前項）平而言（入）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總束）天機洞聽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挫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又云又揣入執政文過一節

晚村云介甫執拗當以此要其主

鹿門云却又揣入君心恥過一節

確士云束住結人心
六段
迂齋云精神全在呼
喚助詞
山陽云入下段處故
為堰進一層勢文乃
不平板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
為不少矣天亦嘗有以下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
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
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
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
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
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
賢君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
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
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
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
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禍生宣宗收燕趙復
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靡劒之亂起故臣願陛
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
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指西夏）北取燕薊（指遼）謂之
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
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
羸而壽者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羸而
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居節飲食導引關節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
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

確士云以下言厚風俗之事凡四、

山陽云以下不必分數目、一滾說去、

確士云崇寬厚、

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遽吐納之效。
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山陽云歷證故事、至本朝乃提筆、

又云、就本朝事趨勢入今事、

確士云、去苛察、

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要。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吾平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

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二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開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間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虞此況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

確士云抑僥倖

山陽云引證故事特詳賈生借賈生折今時用武之說也文有波瀾

鹿門云當時執政既建富強之說為之擇強幹少年因而不次超擢以要其為助故蘇公為之痛論

確士云舉積勞

山陽云捕一句提醒主意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久次而得惜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愚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

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上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許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幻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人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

確士云求往厚風俗

晚村云、頓挫好、

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罪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益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

山陽云曲折如游龍

哉將以折姦臣之脅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不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一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讀交至公議所在

又云論記綱段最短、故數提醒本意筆勢尤變化激揚、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悖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豈平

居尚不能際盛衰之後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況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克聲安得每事盡善道求亦欲往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壅訐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刑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

確上云東往存紀綱

鹿門云又指及新政之可採考聳動一番

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榮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人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建大臣本意已期竟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

山陽云臣與陛下對敲極於此以而臣之爲計一轉以陛下不爲此承之再以呀以不懼臣之呀懼一轉以死亡不辭但恐云云承之爲結歸宿於感陛下聽其一言惟

陛下憐其愚忠數向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宪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

又云三言反對收人心厚風俗振紀綱鹿門云於此暗點執政之衛怨處

山陽云末段數轉語意酷似范睢對秦王

語以蘇秦張儀之辨行龍逢比干之諫老泉所言蓋子瞻奉以周旋也、

山陽云前書六千餘言不如此書千餘字沈着痛快蓋前書數日構成此書一時憤懣衝口而發者有天人之別也、

又云名言如刀斷物

又云改過通篇血脉亡字通篇神理、

傑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都以喻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如此

○賈長沙之雄恣陸宣公之整頓兼而有之

○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節落作大片段文字者須知此法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

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延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以鄧綿亦曾以為不便於民如小人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權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赦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疵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為益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紓而姑勸以徐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

鹿門云蘇長公所言太刻畫

山陽云揷此段為波瀾意愈痛切言愈精采自改過之吝生來

又云自試字生出小用大用二意而直說到亡字上

鹿門云即前書所指結人心一節於此復相發明

山陽云列疏四人懷怨而重在於士失望

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敗殺軍分有同降酋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攜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放蕩止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詔諫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

故結後再洗發之文亦有波

又云今未見也着此一句大有頓挫

又云希合苟容句收上生下甚是筋節

山陽云、不可不當波折妙、

又云、篇首言改過不吝、次說青苗抑配非悔悟、忽入民軍吏士四節、至版蕩土崩而止、又自希合諸諫入青苗抑配之說、以其勢然也住着、以文過遂非、應篇首收之、縱橫自在、而血脉神理甚明、所以為東坡又云、又以古事為引證致丁寧、其實自文過遂非生出、

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廼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隱指安石）（不待言而知矣）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小民受）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恐去哉、猖狂不遜怍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隱指呂惠卿黨）

即前書之意而申言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四人失望處即本石亦當動心矣、無如邪說錮蔽於中而近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勝邪也、千古一轍、付之浩歎、（自古喪亂每由盤樂怠敖之主若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新削幾至敗

鹿門云、再上書不出前書所言、特於前書所未及盡者、更為曲暢之耳、

又云、自士失望抽一絲來為結、

亡者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予瞻指陳其失幾於痛哭而安石猶據其罪致李定等以詩句爲謗訕幾死御史臺獄歐陽公謂言天主過易言權臣過難信夫

默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八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